《當雨水再次降下 *Ma'orad haca*》When The Rains Return

導演：Kawah Umei 連晨軿、Lisin Haluwey 理新・哈魯蔚；出品年：2024；片長：77分鐘；語言：阿美族語、華語；拍攝地：臺灣；出品者：迷和樂影像製作社。

邱韻芳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
東南亞學系

記得歷史，讓靈魂更強壯[1]

——《當雨水再次降下 *M'orad haca*》

位於花蓮光復鄉的Fata'an（馬太鞍）是一個古老的阿美族大部落，在原民圈享有盛名，然而，臺灣的非原社會卻大多是在今（2025）年9月23日馬太鞍堰塞湖釀災後，才從新聞報導中聽聞了它的存在。

這次事件中，相對於政府行政體系在災難發生時的「末端崩解」，馬太鞍年齡階層組織於災後迅速動員之能動性令人格外印象深刻，青年們第一時間放下工作趕回家鄉組織自救會，在救災以及後續與外界溝通有關族人安置、中繼需求等議題上，發揮了關鍵性的力量（吳明季 2025）。為何歷經百年來多重殖民的阿美族「傳統」組織，在當代社會仍能有如此行動力？《當雨水再次降下 *Ma'orad haca*》這部以馬太鞍年齡階層（*awid*）和年祭（*ilisin*）變遷為主題，從田調、拍攝，到剪輯、製作皆由在地青年團隊一手包辦的紀錄片，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回應，並讓觀者理解，受到國家、現代化和西方宗教等巨大力量衝擊的馬太鞍族人，捨去了什麼、又做出哪些選擇和實踐，因而形塑出當今的面貌。

就在堰塞湖溢流的一個多月前，這支影片於馬太鞍及鄰近部落的許多地點（主要是各文建站）展開了超過十場的巡迴放映，引發眾多迴響。9月20日，

1　這句話是此部紀錄片的slogan，可見於相關海報和各式宣傳介面上。

製作團隊的幾位阿美族青年更跨出同溫層，帶著他們的共同作品來到台北的市民書店放映，而後在臉書粉絲頁上寫下了如此的心聲：

為什麼我們拍攝這部紀錄片
就是為了下一代的*wawa*
因為記得歷史才能讓靈魂更強壯
我們自己講自己的故事是非常重要的
非常有價值的

一定
要好好的講一次大洪水起源故事
要好好的講一次*ilisin*的中斷到復振
要好好的講一次年齡階層的運作和連結
要好好的講一次年輕人對學習文化歷史的渴望
要好好的講一次我們怎麼失去自己
要好好的講一次那種被斷裂的痛苦和焦慮
要好好的講一次終於找到路的喜悅和淚水
透過紀錄片讓下一代的*wawa*知道
原來，我們是這樣走過來，這樣辛苦這樣不容易

馬太鞍的年祭曾中斷近30年，1979年才重新舉辦。這部有關部落歷史與文化復振的紀錄片便是聚焦在年祭內涵之變遷，及其與年齡階層制度的關聯。*'Awid'*是馬太鞍「年齡階層」的總稱，又分*kalas awid*（耆老階層）、*mama awid*（長老階層），和*kapah awid*（青年階層）三個範疇。2023年恰好迎來五年一次的階層晉級，新的青年階層命名為「馬歐拉」（*ma'orad*），為下雨之意，雨水循環象徵著部落進入新紀元，紀錄片特以此命名，寓意著文化傳承與延續，也是新的開端和考驗（李婕慧 2023）。

影片以大洪水起源傳說開啟序幕，而後透過多位耆老的話語，搭配田調蒐集到的珍貴歷史影音及文件，描繪了日治時期被改稱作「月見祭」但未間

斷的馬太鞍年祭，卻在戰後初期因政治紛亂和改信基督教之故停辦，直到70年代末期，在當時的村長、部落仕紳，及天主教會長、教會牧師等族人協商並簽訂公約後，方才重新舉行。接著，畫面從黑白的過往轉向明亮繽紛的當代，聚焦在2023這一年的年祭，以及在其中佔有關鍵角色的三個階層——於復辦當年成立，如今已要進入耆老階層的「拉福樂」（*lafolo'*）；主辦年祭的最高青年階層「拉可林」（*lakeling*）；以及這一年剛誕生的新階層「馬歐拉」（*ma'orad*）。

鏡頭前，已白髮蒼蒼的拉福樂成員在晉升耆老儀式中，激動地對著更年長的老人家們表達感謝：「50年來藉由年祭我們情同手足，如果沒有你們這些耆老照顧、支持、教導以及牽著我們的手，就沒有現在的拉福樂。」拉福樂成立於關鍵的1979年，片中訪談了上一個階層的Mayaw，回溯當時許多珍貴的細節。為了重振已中斷三十年的年祭，長輩交代他到戶政事務所抄寫阿美族青年的名單，好用來成立新的年齡階層。Mayaw笑說，自己花了一個月才抄完，而後他生動地描繪了終於能再舉行年祭時眾人的興奮之情：

> 正式開始的時候，光復國中的操場都不夠大，光中的跑道是200公尺，居然跳祭舞要兩個圈圈，雙重圓，就是這麼多人。因為這個憋了太久沒有自己的年祭，現在有了自己的年祭，在外面工作的人全部都回來了。

然而，如此努力復振出來的年祭是什麼模樣呢？紀錄片中，拍攝團隊成員手拿印有「花蓮縣政府令」字樣的文件，念出這樣的名稱：「辦理馬大鞍區六十八年豐年節暨後備軍人聯誼活動」。一旁長輩笑著說，好像是因為要團管區的經費，所以各年齡階層還得通過司令台向上面的長官敬禮，彷彿分列式閱兵一般。

除了搭配軍人聯誼活動，復辦後之年祭另一個重大的變革是拿掉了儀式：

> 這個以前的流程整個都改變，我們的比較新穎。再來主要還是宗教問題，流程我們應該是從祭祖開始……大會那邊宣布，老人家就面向那

> 個聖山，說我們要開始年祭了，就是這樣而已。就是形式上我們還是要做，但是已經沒有那種*mifetik*（祭告）……很多人都有那種顧慮，所以就變成改良式的豐年節。

因為政府單位給經費，多了天外飛來一筆的閱兵分列式；因為教會的反對，不再有和祖靈溝通的祭告。如此的「改良式豐年節」從今日強調原民文化角度觀之有些不倫不類，但在當時基督教已成族人主要信仰，且臺灣尚未解嚴的「同化」年代，之所以這樣或許是不得不的「策略」，甚至是某個程度的「理所當然」。無論如何，馬太鞍終於又有了自己的年祭。

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臺灣社會的意識形態從獨尊中華文化轉向本土化繼而強調多元文化，在非常不同之大環境氛圍成長的當代馬太鞍青年，對於自己部落這樣「不傳統」的年祭內涵難免疑惑，也想要有所轉變。拍攝團隊裡的關鍵人物，製作人兼導演之一的Lisin在一場部落巡迴放映中就曾表示，之所以想要拍這部片是為了回應當年自己剛入年齡階層時的疑惑：「Fata'an那麼古老又大的部落，但年祭形式怎麼跟其他老部落那麼不一樣，很多競賽、很多觀光客，很不儀式，不能*mifetik*……」

當年因為基督教會的反對，復辦的馬太鞍年祭從此缺失了核心的儀式環節，直到2018年，部落的世代之間因此發生意見衝突，但也啟動了轉變的契機。那年負責主辦的青年階層拉富德（*lafodo'*，意為草菇）在籌備期間提出於年祭會場舉行祭祖儀式的規劃，一些長輩強烈反對，教會還發表公開聲明，表示當初簽訂的公約明白寫著因尊重族人們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取消任何祭祀祖靈的儀式，但青年階層代表認為數十年前的部落共識早已不合時宜，最後協商結果是改在部落某發展協會舉辦迎靈祭祖，族人自主參與（谷拉斯・吾木 2019；楊蕭筠珊 2023：133-134）。

紀錄片裡並未提及這個曾在新聞、社群媒體引發不小爭議和討論的馬太鞍「迎靈祭祖」事件（石玉蘭 2018），但筆者相信它應是促成青年們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動機之一。但明瞭這個背景後，就更能聽懂片中受訪的主辦階級拉可林成員Siong夾雜著興奮、迷惘和使命感的心情表述：

> 我們參加*awid*一起做事情，大家都有一個方向就是要為部落做事情，把這次豐年祭辦好，跟以前的玩伴一起蠻過癮的啦。

> 文化以前是口耳相傳，但我現在不知道要聽哪一個長老的，好像沒有一個像教科書一樣的版本，而是很多版本。我們沒有中斷過後會比較好嗎？應該會比較完整，這個是需要時間去復振它的……就是像草菇哥哥他們起頭了，那我們就是把它延續，把它做得更好，讓部落文化的東西明確一點。也不能用時間去評斷說大概還要多久，我覺得是大家有沒有認真去坐下來思考，部落有沒有很多人在做這件事情，然後慢慢地把這個型把它做出來。

所謂「草菇哥哥他們起頭了」，指的就是拉富德階層在2018年所提出的儀式改革。承接了哥哥們之努力和決心的拉可林，奮力撥開迷霧持續曲折前行，終於逐漸復振了馬太鞍年祭中的迎靈儀式（丁志軒 2024）， 如Siong所願，讓部落的文化又更明確了一點。

除了進階耆老的拉福樂和主辦的青年階層拉可林，這部紀錄片呈現2023年年祭時溫柔關注的另一焦點是最年輕的馬歐拉。2002年次的Kacaw是這個新成立階層的會長，在鏡頭前，他用著平靜卻非常堅定的語氣述說其所知曉的階層命名意涵：

> 馬太鞍的命名是從最年長的階層那邊一直傳下來，然後最年長的階層只要有一位還在世的話，最新成立的階層沒有辦法拿到這個名字。所以我們這個階層，到死之前都要這麼的團結，因為階層不是只有晉升到*kalas*（耆老）就結束，要到死掉前大家都是同一個階層。

千禧世代的馬歐拉階層大多是在都市出生、成長，Kacaw亦同，但部落有事一定會想辦法回去的爸爸，是其最好的榜樣，讓他知道要在當代傳承所謂的文化，不只要有心，更需身體力行，尤其是和同階層一起的同甘共苦。片中記錄了馬歐拉在2023這一年年祭的許多集體行動——第一次上山採集，成員你一

言我一語地討論著什麼樣的樹較合適，怎麼鋸怎麼抬比較好；第一次搭建自己的階層總部，長輩在旁教導，示範如何用刀才會省力又有效；成立儀式中，傳統領袖勉勵他們不要害怕太陽、不要害怕下雨，然後由家長為每個成員佩刀；以及全體盛裝拜訪輔導他們的耆老階層，獻上禮物和歌謠表達敬意等。

對比新一輪馬歐拉年輕仍顯稚嫩的臉孔，紀錄片特意呈現了上一輪的馬歐拉分別在1951和1978年的階層合照（前者寫著日月祭紀念，後者則是豐年節合影留念）。歷經歷史的洪流，馬太鞍年齡階層在族人們的努力下，奮力延續了下來，繼續面對新的考驗和挑戰。

透過影片裡不同世代的馬太鞍族人回憶、談論、想像年祭之話語以及各種形式的身體實踐，可以窺見殖民的印記、歷史的傷痕，但也清楚感受到族人的主體性，看見他們透過行動，努力地思考著、摸索著、爭辯著。在筆者看來，《當雨水再次降下*Ma'orad haca*》不只是一部紀錄片，更是一個在部落內爬梳歷史、凝聚認同，而後將影響力擴及到部落外的重要介面和文化行動。除了在去年和今年有多場的巡迴放映之外，製作團隊在拍攝年祭的前一個月即設立臉書粉絲專頁，除分享拍攝田野筆記、向族人徵求歷史照片，也會張貼部落的故事和文化知識等。在2023年7月27日粉絲頁的首篇貼文中，他們如此介紹自己：

> 《當雨水再次降下 *Ma'orad haca*》是一部正在進行拍攝，由馬太鞍青年發起組成的紀錄片團隊，在這片土地上尋找、探問、不斷學習。我們從古老神靈的宇宙時代，大洪水登陸的兩兄妹，直到先祖建立家園，經歷殖民政權，破壞再重建的集體生命故事慢慢爬梳。

破壞再重建，似乎是無法閃躲的歷史循環和生命課題。堰塞湖釀災後的第37天，馬太鞍溪流域跨部落青年北上立院抗議，要求部落須有知情同意權，反對「特定區劃設」以及任何形式的強制遷居、遷村（Pema Lhamo 2025）；災後第45天，第七屆阿米斯音樂節在臺東都蘭部落盛大舉行，邀請了40多個部落團體前來文化舞台演出，其中唯一沒穿族服進場[2]卻獲得最熱烈掌聲的就是馬

2　因為許多青年的族服都在9月23日被大水淹了。

太鞍的阿拉門特（*alamet*）青年階層：

每篇故事的開端，都有一則關於洪水的傳說。

今年夏天，部落遭遇嚴重水災；村落受損、農作流失，損失慘重。
發生在Fata'an正名之際，[3]是機運。
我們這一生本就難以預料各種事情的到來；
而我們只會把所擁有的精神，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面對一切；
只要切記，我們是*Fata'an*（樹豆）的孩子，有*Alamet*（狀元紅）的堅毅。
這段時間在來自各方愛的協助和鼓舞之下，我們重新站起；帶著滿滿的感謝與力量，回到這次音樂節的舞台。

而我們將帶來的是感謝的回報，不遺餘力。
謝謝重建之路有你、有我；這一切很是美妙。[4]

馬太鞍年齡階層的故事，透過行動持續地講述中。

參考書目

Pema Lhamo
2025 “我們不要特定區更不要遷村！”馬太鞍溪流域跨部落青年北上立院怒吼抗議。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，2025年10月30日。網路資源，https://www.ipcf.org.tw/zhTW/News/Detail?newsId=25103018045215523，2025年11月10日。

3 花蓮萬榮鄉、光復鄉各有一「馬太鞍部落」，分別位於馬太鞍溪北岸、南岸，名稱鬧雙包造成困擾多年。今年9月20日，光復鄉的阿美族部落舉行部落會議及正名記者會，宣布部落正名為羅馬拼音的Fata'an，放棄中文名「馬太鞍」（花孟璟 2025）。

4 這段引言取自阿米斯音樂節臉書粉絲頁2025年10月18日貼文「《2025阿米斯音樂節-文化舞台》重磅介紹，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reel/1879129156375708。

丁志軒

2024 中斷逾40年 馬太鞍部落成功復振迎靈儀式。原視新聞網，2024年8月24日。網路資源，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c6s-ZdlBoXM，2025年11月10日。

石玉蘭

2018 馬太鞍部落豐年祭祖靈　教會盼遵守不祭祖迎靈之約引發爭議。洄瀾有線電視，2018年8月11日。網路資源，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_CY8g4E3GaQ，2025年11月10日。

谷拉斯・吾木

2019 從馬太鞍部落祭祖事件看「文化主體性」重建之路。原住民族文獻 38: 35-41。

李婕慧

2023 縣府與在地青年團隊攜手拍攝馬太鞍部落紀錄片。花蓮最速報，2023年9月11日。網路資源，https://reurl.cc/mkL8zV，2025年11月10日。

阿米斯音樂節

2025 《2025阿米斯音樂節-文化舞台》重磅介紹。阿米斯音樂節臉書粉絲頁，2025年10月18日。網路資源，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reel/1879129156375708，2025年11月10日。

花孟璟

2025 拒部落名稱鬧雙胞！花蓮光復鄉Fata'an部落不叫馬太鞍了。自由時報，2025年9月20日。網路資源，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reel/1879129156375708，2025年11月10日。

吳明季

2025 馬太鞍下一步：為何原住民族人需要集體中繼安置？且要原漢分開處理。上下游，2025年10月15日。網路資源，https://www.newsmarket.com.tw/blog/228836/，2025年11月8日。

楊蕭筠珊

2023 馬太鞍部落Kakita'an與Awid社會組織的歷史轉化。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論文。